禮記疑義

禮記疑義卷十六 月令第 三冊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訂義註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疏案三統曆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六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曆五月五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
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
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
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疏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為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為八十一分以六十分益之總為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為一百八十八分是為積分之數除之為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為二寸益前四寸為六寸除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

分寸之二十六也引周語曰以下若謚誕賓之
律何服云乾九四是月陽爻於下為俟陰生陽
中為始各應其時所以安靜是安靜神人也陰
生為主陽謝為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
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
迭華宗何說迭述始存之

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鵙搏勞也

反舌百舌鳥炕亲釋淼云不趙熠蜋其子蝉蛸
合人云下塂名蠨螺今之蛟蠉也
𧕧炎云蟷蟆螳蜋一名不蝭李巡云其子名蜉
蛸則螵蛸故云螵蛸蚄方言云譚晉以而謂之
蟷蜋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道之陰蛸之食扉
攡把以東謂之馬叔蚍名其子同云螵蛸也云
搏勞者詩云七月鳴鵙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
五月則為幽地蛇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為云百
云鳥者蔡云蔡鳴毫也今謂之蝦基其言本前
普口側而本鵲而故謂反舌通非驗曰搏勞鳴二

蝦蟇無蔡又辟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其杜城北水中取蝦蟇置詞視之其舌反聲段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螻蟈問曰試如辭與子言為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反舌今人識之故不從辭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為反舌也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麤

訂義訣明堂太廟南堂當大室也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設於形色如此先王裁成之道亦養之使成而已

養壯佼

訂義註助長氣也疏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山陰陸氏曰夏養壯佼冬養耆老可知義大化有四春生夏壯佼秋老冬死亡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

訂義註為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疏修者修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疏案周禮小師註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

註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也劉熙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之謂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劉熙釋名云施弦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樂布如灑出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篪六孔鄭註周禮云管如篴而

小併雨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鄭註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劉熙釋名簫簫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爲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註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註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篪者釋樂云大篪謂之沂郭景純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

横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註周禮云篪七空釋名云篪啼也聲如嬰兒啼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簧横也於管頭横施之鐘者宗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空也内空受氣多聲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囂以玉石爲之釋名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

木長尺櫟之嚴陵方氏曰絲竹之器文以均調調餘質修飾之而已馬氏曰簫植簧於枷竽笙植簧於匏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訂義註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古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

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禮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疏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為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歌哭明吁嗟之類旱又是大烖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遠謂遠為百穀求雨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辭為崇伯而禮祀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御士蕪帝上公之官歧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貢神是身為百辟又為卿士棄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祭有並於民功之斷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

中旱亦修雩復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
之中為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
是帝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
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凡云乃
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錄
旱禮有禱無雩者粢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
書雩穀梁不雩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
是歲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
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為修雩
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粢
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註云雩遠
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
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
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
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
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
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
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
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

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
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
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
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
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文二年亦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秋七月十年文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
月十三年六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春秋
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
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
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
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三年一月再雩祇是一
旱之事為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
時之事雨為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數
祀六冬無為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
不數唯有二十四在說二十四之中分為四部
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三年冬十
月不雨僖二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
是二部也文二年文七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
不雨至於秋七月說旱雨不為災是三部也此
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

說旱氣所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
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禱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云旱者皆爲旱修雩也雩
書月者禱修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於八
月不雨君不舉註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
災者若霧霧霈潦螽中有苗蝝災時不爲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
七月是也禾八月不雨乃爲災者熱霧露霜濡甕中然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二十一年
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
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
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九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
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

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不雩其說多自為齟齬廢始存之　案疏將欲雩祭故
先命有司為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祈並民
之義也故先為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為民祈穀
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鞞之等故云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
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
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
疑義註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疏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
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
天總祭不可徧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
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故雩五精之帝以自
外至若無主不正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

仰矣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皞配白招祀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九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

廷華案帝亦昊天上帝言五帝者註之積惧也詳上吁嗟說鑿遠字較可然亦未的以與考始並存之上公說同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訂義註雛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疏黍是火穀於是時與雛同薦之黍

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
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將薦之
疑義註此嘗雛也疏如鄭此言則黍非新乃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
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
廷華案此承上以嘗黍言更穀故嘗之雛何必
嘗曰嘗雛誤也又上明言登黍則非熟者言可
知曰舊黍曰未熟是不可解且舊黍亦何必嘗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
索挺重囚益其食暴步卜反
訂義註毋艾藍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

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燒灰爲傷火氣也火之
氣於是爲盛火之滅者爲灰毋暴布不以陰功
干太陽之事毋閉毋索順陽敷縱不難灰乃旦物挺
猶寬也疏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久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
引小正啓灌藍蓼者登此月春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疏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爲閭開市無
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
税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益其食挺重
囚逮文皇氏以爲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也熊
氏以爲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

游北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訂義註別羣孕妊之欲止也蟄若為其兆氣有餘相踶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比之謂也疏庾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家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將教駣攻駒註六阜盛壯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至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以氣也教駣始來習之攻駒昧其蹄齧者嚴陵方氏曰別群者以陰生不欲耗陽也山陰陸氏曰言北則壯可知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

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

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訂義註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静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滋味致和為其氣異此時傷人節旦定者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者罪罰之事不可以開晏安也陰稱晏疏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感陽氣長者

生於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齋戒所以敬道前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身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既不動顯露又不得紛躁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毋躁為欲靜欲靜則毋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上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妾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齋戒故止色內御之虞勿或有所進也上

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爲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安爲以安定陰陽之所成疑義註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疏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註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賢黃鍾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宮爲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爲鐘革爲鼓石爲磬竹爲管絲爲弦皆有聲變鎛疾也匏也木也土也

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敎綾急凡貴鐘六律之聲五音之動執神壹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祭已之得夫而知舉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曆者律啓謂六皇也調陰陽者謂雲門成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說大夏大夏大武此鄭云五英調顓頊樂亦云六皇者磬樂名六從八能之士註云從就也謂人主就八能之士習樂之廢令弗祀之作樂五日者謂日至之前發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樂肄協圜徵亦云從八能之士令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肄文遊故云非其通必知其肄大作樂為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者有作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

廷華桑此說本有至理爲得以肄說亂之且古王者亦無總事作樂之理也疏以夏至祭方澤言似矣抑不知此爲燕居言節欲定心之義大

祭非犇邑之事不可以彼例此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疏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郭氏云別二名可食或呼為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陳氏

集說曰解脫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訂義註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居高明以下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疏案釋宮云闍謂之臺李巡

云積土為之所以覘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示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堭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訂義註雹凍子之氣乘之也陽為雨陰為脅之凝為雹盜賊攻劫亦雹之類晚熟卯之氣乘之也生日長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草木零落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為天獄

主殺早成者生日短疫者大陵之氣來為害也
疏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也民殃於疫人災
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訂義註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
也疏案三統曆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
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
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
胃十四度中元嘉曆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
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

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訂義註林鐘者黄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鐘之律應周語曰林鐘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疏案律曆志黄鐘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鐘故林鐘長六寸引周語以下者證林鐘之義故周語云林鐘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案註云坤初六也林采鐘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訂義註皆記時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
月鷹始摯螢飛螢火也疏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
蟲者案釋蟲云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疏蟋蟀居壁
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
飛在野案爾雅云蟋蟀蛬也孫炎云蜻蛚也梁
國謂蛬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為蟋蟀斯螽非
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
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鳩
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鷹學習乎
張逸荅曰鷹雛為鳩亦自有與鷹可習矣腐草

為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溼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

訂義註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命澤人納材葦

訂義註四者甲類蔡蛟鱗屬曰甲者以多者言之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

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黿甕言取黿物賤也黿皮又可以冒鼓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疏引周禮秋獻龜魚是獻人職文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是龜人職云云引之者登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之者非也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

訂義註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

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令月令四為田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疏案月令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畿外內諸侯也比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詁文云令月令四為田者令田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為民求福者雖是尊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為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為祈福浪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令還祈福與民民皆福是不虛取民力設使之也家疏以四監合其秩芻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止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給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

廟之祭祀之服事異於上帝犧牲故言是月自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辱暑至土疆論上暑下潤糞地爲宜事異於上故復言是月

疑義註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柰詳周禮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許義註婦官染人也采五色質正也良善也所

用染者當得其采正善也旗章旌旗及章識也疏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采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為染人染五色者鄭皐陶謨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職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註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賴末長終幅詩綫文為章是也疏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溽染帛為宜此是秦法也若周則於夏採浸治染纁玄之石至秋乃總染

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秦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行下孟反

訂義註毋斬伐為其味堅刃也凡不可者土將用事氣欲靜大事興徭役以有為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擾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

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生於稼穡游特功者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爲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沉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火土土生雨方金金火之開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用事氣設靜也土神能吐生爲物成其農事故曰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言土以下解所以記天秋之義也云動之則致災害者若動地則致天災害是地曰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發地受天澤爲成已功也地體畢順故受天之而澤而體得謙虛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孝經說也既謙虛開張故能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沉發令者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者謂時

未順而豫動名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鮮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六月主未未直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神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爲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持功也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於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上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

是月也土潤溽著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訂義註潤溽謂塗溼也薙謂迸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菜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可糞可美壮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強檃之地疏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案薙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鄭康成云萌之者以鎡錤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

縟則貲不成熱耜之以耜測洓土剡之業皇氏云爽音薙縟音孕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此燔地為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土潤滑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王潤以亦皆為下句是與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土彊故言互文也云土彊彊槩之地者孫是不收槩是堺闕也並謂磔硬名礫之地也草人職云彊槩用蕡彊槩強堅者也疏

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既潤溽文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降竝是亦濕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彼池漈浛決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為下向燒薙謂迫地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殺

暴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也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畜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畜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得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彊者彊者彊檃磊硗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陳氏集說曰凡土之磊硗難耕者謂之彊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訂義註穀落風欬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遷徙象風轉移物也水潦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傷於水也女災含任之類敗也風寒不時丑之氣乘之也鷙者得疾厲之氣也入保象鳥雀之走竄也鄙邑之城曰保疏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

丙艮主丙辰戊兌主丁巳亥足未偽巽也疏穀實鮮落謂鮮少墜落
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召春氣和鮮絜而逢秋
氣肅殺故殺鮮絜而墮落也此地災也國多風
欬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丘隰水潦
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illegible]不遂
女災人災也亦為水傷含壬也以丑未偽巽十
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
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
害之象地災也

中央土其日戊己

訂義註火休而盛德在土也戊之言茂也巳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爲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爲日名焉蹴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輒寄一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末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

在此陳之也

疑義疏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日依

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
日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註
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
同故云月為之佐也延華案西遊北遊即四遊義案詳孟春

其帝黃帝其神后土

訂義註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
也

疑義註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后土亦顓頊氏
之子曰黎為土官疏案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黎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

[illegible]

粹為社后土官闕犂則蔗之故鄭註大宗伯云犂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故云犂蔗也○祭詳周禮

其蟲倮

訂義註象物露見不隱藏疏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持壯大露見不隱藏也

疑義註虎豹之屬恆淺毛疏云虎豹之屬恆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四時之物與麟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數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蔗言蛇北方蔗言龜是不取五靈也

廷華紫虎豹淺毛說詳地官及考工此說自當以人及蛙蟆之屬言不取五靈亦阿鄭說之曲耳

其音宮

訂義註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漢律歷志云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象也

律中黃鍾之宮

訂義註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

其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鐘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疏不云黃鐘律最長而云黃鐘之宮最長者非黃鐘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特相生五聲其終於六十者故黃鐘之調均則黃鐘為宮黃鐘生林鐘為微林鐘生大蔟為商大蔟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黃鐘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禮運更具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鐘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鐘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鐘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為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為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鐘之宮

疏黃鐘之宮於諸宮為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鐘之宮聲非黃鐘一聲也故特云律中黃鐘之宮也黃鐘候

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
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
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
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
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為宮㩀律主言之也崔
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為一調
送相為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鍾宮最長為
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
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
此月氣之相應耳是以註云季夏氣至則黃鍾

之宮應不直云黃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若明主為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鍾為宮音相應非為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為宮以談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為土之氣也蔡氏及熊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少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

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案六月林鐘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鐘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

其數五

訂義註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

訂義註土之臭味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霤祭先心

訂義註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
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
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
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
一他皆如祀戶之禮

疏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中祭土神也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主神也故社註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宸居也古者宸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

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詩陶其土而複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複者復於土上為之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為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户註已備也此剔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墉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尸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訂義註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

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

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

疏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大九步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月大室明四當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又中央主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殷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營路北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粟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支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牛土畜者黍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居則有牛福是牛屬土也云器圓者象土周布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園則無所不覆故云象土周布於四時云闕讀如然然謂中寬者

疑義註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疏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故讀從此紘謂紐上屬於冕係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土含物也廷華案中寬未的意閎當作宏宏大也並以疑存之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訂義註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疏案三統曆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

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曆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其日庚辛

訂義註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人因以為日名焉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訂義註此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疏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

其蟲毛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昊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皞氏之子該又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

訂義註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

其音商

訂義註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

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疏樂律曆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今於徵數五十有四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音之濁次於宮宮既為君商則為臣故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為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之商聲凡以感動人心今清性傾陂既不正是以宮司敗壞者也

律中夷則

訂義註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疏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十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十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為二百

其數九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為七百二十九分兩箇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太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又五分之比一百四為三千一十二分蕤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為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四去一百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分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二百八十在是其積一以七百二十九分為一寸蕤前四為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引周語以下者證夷則之義案周語註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鼓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貳也

訂義註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

其味辛其臭腥

其臭訂義註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

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入月為陰之沖故云秋為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中然陰中之時無有陽陽中之時無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腎不

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總於冬腎後則次脾其參後

則次土上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總夏山陽於土土由此脾不得總肺隔於心也為此肝之上有

肺有心脾之下唯有竅供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兴在

門外設主得南獨而北西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維竅於主南設盛於其東者皆約弗畫禮

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也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體三并設席於與迎尸之屬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亦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疏案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蟬也似蟬而小青赤

鷹祭鳥者將食之亦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祺祀先

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殺事以赦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訂義註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鬛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象金傷害物入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

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

訂義註謁告迎秋者祭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属有勇力者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訂義註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嚴陵方氏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知足以帥人而先謂之帥士言其人兵

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無不利於用好惡得其明則合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能邇之意既曰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者並以征不義則言其道詰誅暴慢則言其事

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創初良反

訂義註順秋氣改尚嚴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端猶

正也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山陰陸氏曰蔡邕曰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絶也傷瞻之而已創然後察也折視之而已斷然後審也且其瞻視察審如此非直以傷創折斷深淺大小正其罪之輕重亦所以療之也其療之也而愈則其罪又有未減者矣變司寇言理亦以此言必取必於理也前所言刑而已此又以其情取必焉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訂義註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疏案仲秋云以犬

嘗麻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

牆垣補城郭坏步回反

訂義註命者順秋氣收斂物備者備八月也八

月宿直畢畢好雨修坏冡秋收斂物當藏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

幣

疑義註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

諸侯割地失其義疏祭祭既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祭於此嘗祭之待

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今正是嘗祭之月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

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人使毋出大幣為得稷以其收斂之月故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訂義註陰勝亥之氣乘之也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戎兵者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為害也營室主武事旱者寅之氣乘之也雲而以風除也無實陽氣能生而不能成火者巳之氣乘之也瘧疾寒熱所以為者疏案越語云越伐吳王使王孫雒請成於越越王許之范蠡不許王孫雒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

爲虐者不祥今哭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乎註稻蟹謂蟹食稻也案元命包云營室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事也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哭也五穀無實地哭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觽中

訂義註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疏三統曆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曆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訂義註南呂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疏大蔟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寸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贊南呂之義案周語註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陰任陽秀成物也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

器廡以深

訂義註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
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
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
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
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
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總章大廟西堂當
大室也

疏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玄鳥燕者釋鳥文玄鳥歸為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為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為候或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者凡鳥鴻為之居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

國為居皇氏之說即燕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然玄鳥之數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為居者他物之數近在本處今玄鳥之數雖不遠去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為居也云羞謂所食者案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閔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熒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訂義註助老氣也行猶賜也橫渠張氏曰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又養老之禮有祝鯁祝噎正宜用如此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訂義註文謂畫也畫衣而繡裳凡此爲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疏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爲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衣服小大長短以

及剌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剌吏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

嚴陵方氏曰青赤為文赤白為章言文則章可知作繪於衣刺繡於裳言繡則繪可知衣服有量者言所受各有量也冠帶有常者欲其無所變也言之者以借亂之原常生於此故也鄱人士之刺其為是歟

疑義誌其飾者謂祭服也祭服之制有量謂朝燕及他服於是作之可也冠帶因制衣服而作之也疏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

廷華祭服亦有量朝服亦有文繡不當分為

二要之量即承上大小長短言不當曲為之說也又此皆倣之修之作亦其一耳專以作之古人儉德恐不以此為訓

乃命有司中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訂義註中重也當謂值其罪疏中要也釋詁文云當請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撓不當枉謂違法曲斷撓謂有理不中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嚴陵方氏曰蓋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中嚴與堯典言中命同義且酉為陽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

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百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則必斬斬殺必當慮其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橈則在下者不中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橈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橈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災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

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訂義註於爲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太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疏案周禮太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太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案樂記云豢豕為酒周禮槁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illegible]疏此月爲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

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案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别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大小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

天子

天神饗之也

乃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難乃多反

前義註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昭澗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嘗麻麻始熟也疏季冬及季春難皆難陰氣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者秋涼之後陽氣息退至此不退是涼及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為災今此月陽氣左行至

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沒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猶以然左旋惺張奧
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昴畢也其公朔合濟之時辟猶建指
昴畢本位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實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旣為積尸秋時又得陽氣
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季冬似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
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防禦禁止
疾疫之事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則此亦磔攘也但文示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
據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能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
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發積尸疫
氣案十一月陽氣至於危虛而不難于參角陰氣至於危虛而為難者以十一月陽氣初起未
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

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凡毀事用駹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難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

訂義註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疏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以其名竇與窖相似而謂方曰窖者竇既為隋圓故以窖為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無罹其災者言當仲秋之時戒敕於民曰此時殺害氣將欲出民當入室

斧慶田野滌祓其災業廬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秋物既了乘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趣七緩反

訂義註始為禦冬之備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訂義註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彝麥感時而生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坏音陪子澄反淺

訂義註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氣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爲動坤爲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爲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蓋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

設十月恐甚乃閏之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
水始潤字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雨畢註云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救
氣日盛而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註云天
根元氐之閒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
水滌書竭又云而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者以
回諮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兩畢除道云故云又
曰所以除道治梁者國語註治道所以便行旅
道也戌孫所以使民不病涉皆國語文云辰角
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
謂九月之初也桀律曆志前十二度元九度失
根在元之後辰角契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
辰一度則九月本契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
餘也而寒始註國語辰角見而畢之後五日天
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兩以漸而畢畢後五
日始沃根見中閒亦按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
見後五日則失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余皆
曆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皆
見東方未閒也不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
云邪衰公聘宋假道於陳見實公與孔寧儀行

父如夏云平衰公歸告周定手之附也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發兩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陰道致梁以利農若農既收則當從築故潦地治道水上為梁便利民之轉逆故云以利農也疑義詁涸竭也此前八月中氣而未止而云水竭非也

廷華案水涸當在季秋此云水涸鄭氏非之似已但記明言始涸是謂水之涸始於此漸而斂至季秋乃盡涸耳不遽詆之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必順其時愼因其類

訂義註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貿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疏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衆也云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為之戒焉疏關市之廢輕其賦稅不為節從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便利民以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

用上下豐涅散祐博乃遂邃滅逸短薄餘威於
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於
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除固煩亂妄為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行夏
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
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訂義註雨不降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
為大火也生榮應陽動也恐以火訛相驚乃旱
以下午之氣乘之也風災子之氣乘之也北風
殺物先猶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寒氣盛也